# 石匱書

# 石匱書第二百二卷

明　紱南張　岱著

## 文苑列傳總論

世間凡物如商彝周鼎其精神氣魄具千年之力者自足重之千年法書名畫具百年之力者自足重之百年至如範泥成佛剪綵為花雖窮工極巧旋瞬即壞以絕世聰明置之無用之地豈不重可惜哉故夫六經子史商彝周鼎也唐詩元曲法書名画也明之

八股則泥佛絲花也我明自　高皇帝開國與劉青田定爲八股文字專精竭力一題入手全於心靈筋脉聲口骨節中揣摩刻畫較之各樣文體此爲最難三場取士又專注頭場二百八十二年以來英雄豪傑埋沒於八股中得售者什一不得售者什九此固場屋中之通病也百年以前風氣初開尚無剿襲之弊後自演習既久房書社稿充棟汗牛好古力學之士嘔血劌心屢遭棘刖而少年穉子騃讀房書社稿

數百餘篇便能聯翩飛去李卓吾曰吾熟讀爛時文百餘首進場時做一日謄錄生便高中矣此雖戲言妄是實錄故使後世帝王開科取士仍用時文則家誦戶絃世世不衰帖括之力猶足以主持久遠若一朝更變屏棄八股則時文雖如山積見之者如敝帚敗屩不待秦火而決不復留半字矣焉能與元曲唐詩共有千古哉是以我明人物埋沒於帖括中者甚多我明文章埋沒於帖括中者亦甚多蓋近世學者

除四書本經之外目不睹非聖之書者比比皆是閣有旁及古文怡情詩賦則皆游戲神通不著要緊其所造詣則不問可知矣昔我 太祖以馬上讀書遂以文章雄視千古其授官詞臣但取明達勿事棘艱故一時應運起者如宋景濂劉青田皆以平夷條達黼黻王家遂為國朝著作之祖方正學道法政治寄於文詞但取名通痛懲雕劂楊東里總師揆扉創為臺閣之體不求腴洽惟務敷通相沿百餘年止有倚

經之儒而並無擅場之作實則風氣使然也　孝廟以後文士蔚起代不乏人古奧如李空同葩藻如何大復華贍如李西崖博洽如唐荊川雄渾如李滄溟蒼茫如王弇州後自七才子之縱橫當世徐文長袁中郎思以奇穎救之而失於草率劉子威湯若士思以警練救之而失於濃冶鍾伯敬譚友夏思以澹遠救之而失於淺薄各家造詣深淺不同總之祖訓明達是其根源間有文人才士或亦艱棘其詞而浮華

艷語稍用㕮咀味同嚼蠟矣昔有先達自刻其文問於作者曰吾文何如古人或對曰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文故漢曰漢文唐曰唐文宋曰宋文公之文可謂明文也已矣明文二字可以槩我明一代文字然而追論古人孔曰辭達孟曰言近與我 太祖不棘不艱之訓其所風尚曾有毫忽少異也哉

楊基高啟張羽徐賁列傳

楊基字孟載著書十餘萬言名曰論鑒常於坐上賦

鐵筆歌楊維禎嘗與高啟張羽徐賁號吳中四傑張士誠辟致之王師平吳藉置臨濠又遷之豫後起令平陽復從坐從白鹿爲從史又以罪斥再起東安還授員外出按山西竟以讒還從鍾官辛啓字李廸長七尺有文武才精通史學詩尤名家初爲上所知擢翰林編修且大用之辭罷家居久之坐爲魏觀作上梁文竝獲罪八剖啓屍羽好著述文辭典雅紀載行事詳而有體工詩善畫洪武初以儒徵對不稱旨

放還又徵起為太常丞坐不消潔當刑而免移之嶺南未半道復召懼自沉於江賁能詩善圖染有山澤間意張士誠辟為從事即謝去洪武中徵起使晉冀還稟惟所賦詩命給事殿中進退有恒不失尺寸改御史按粵又改刑曹陟參政廣西有政績進布政河南以征洮岷之軍興論死

石匱書曰以高揚張徐比唐之四傑故老言不惟文才之似而其佽終亦不相遠眉菴盈川令終如一太

史之死同乎賓王北郭雖不謝海僅全要領而非首丘靜居扶龍江人與照鄰無異噫亦奇矣　高皇帝曰朕每觀天象自洪武初有黑氣凝奎壁間至二十七年黑氣始銷則文士當此淹蹇流落蓋其運數使然又誰咎哉

袁凱郭傳林鴻周玄鄭定王褒黃玄唐泰高棅

王恭陳亮王偁孫蕡聶大年列傳

袁凱字景文華亭人自號海叟幼孤力學少以白燕

詩得名人呼為表白燕洪武間為御史　上慮囚畢
命凱送東宮覆審東宮遍減之凱還報　上問朕與
東宮孰是凱頓首曰　陛下法之正東宮心之慈
上不懌而罷以為持兩端心御之凱惶懼託癩疾辭
歸　上使人詗之佯狂得免生平負椎譎有才辯雅
善戲謔卒以自免于難歸田後每背戴方巾倒騎烏
犍往來峰泖間好事者圖以入畫

郭傳字文遠會稽人洪武七年　太祖御武樓賜學

士宋濂坐從容問曰天下雖定朕猶重意當學之士卿知其人乎濂對曰會稽有郭傳者學有淵源其文雄贍新嚴而精[illegible]焜煌論議崇谹根據六經波瀾相推若不知其所窮一代奇才也上頷之未幾復召濂曰郭傳之文卿可特至濂因持其文以進　上覽已咲曰誠如卿言會丞相暨御史大夫來則命内使出示之且褒嘉至再即日召見謹身殿奏對稱旨詔授應奉翰林文字自是日侍左右備顧問賜予便蕃每

命題撰著輒加賞賚已陞修起居注遷考功丞

林鴻字子羽福清人洪武中薦辟試龍池孤雁二詩稱旨授將樂訓導官終膳部郎中與閩縣周玄鄭定侯官黃玄王褒唐泰長樂高棅王恭陳亮永福王偁號閩中十才子周玄字微之黃玄字玄之鴻門生也號二玄晉陵舍人浦源有詩名特來謁鴻鴻使二玄見之鴻讀所為詩驚嘆曰此我家詩也避所居舍之源名日益重周玄仕祠部尚書郎黃玄泉州府學訓

導鄭定字孟宣善擊劍工古篆隸書洪武中舉明經
爲延平府訓導末年爲齊府紀善永樂中遷國子助
教王褒字中美永樂中以永豐知縣朝京師與修高
廟實錄陞翰林修撰修永樂大典爲總裁官 成祖
每禎祥令節輙命從臣賦詩親第高下褒元夕應制
稱旨改漢府紀善唐泰字亨仲洪武中進士官陝西
按察副使高廷禮初名棅字彥恢自號漫士永樂初
與王恭皆自布衣召授翰林待詔遷謂典籍恭博學能

廷工書畫事親孝謹與人交無賢愚新故盎然若一

其所選唐詩品彙唐詩正聲具有倫鑒行於世王恭

字安仲家貧樵鄒山中自號皆山樵者永樂中以修

永樂大典孫起至京師年六十餘矣同郡王偁戲謂

曰君無以會稽章綬故來耶恭曰山中斧柯韋自無

恙大典成試詩高第授翰林典籍不就廬陵解縉稱

其布衣蕭然不慕榮寵孫然後起若朝陽之鳳陳亮

字景明元儒生也二祖皇帝累詔不出曰唐堯在上

下有箕頴作續陳摶傳以見志其後閩中能詩有布衣傅汝舟高瀔並正德中人

孫蕡字仲衍南海人才美絕人爲文操筆立就負節槩不妄交游耕夫販夫望而目之曰孫先生元季避亂山澤與邑人王佐結詩社於南園開抗風軒以延一時名士一時士如趙介李德黃哲別駕黃楚金徵士蔡養晦黃希貢長史黃希文架閣蒲子文進士黃原善趙安中安中弟通判澄徵士訥相與豪吟劇飲

更唱迭和而蕡與佐介德哲尤磊落狂斐稱五先生洪武改元征南將軍廖永忠下廣東東莞何真求蕡作書歸附曲盡誠款永忠以是不戮一人尋徵蕡典郡教洪武三年詔天下設科取士蕡首舉於鄉至京授工部織染局使尋出為虹縣主簿加意勞來兵火之後民以還業一歲被選為翰林典籍學士宋濂樂韶鳳承旨詹同亟稱之日侍　上左右奏對便敏容觀飄逸濂輩皆自以為莫及也居三載求出為平原

薄無何以事逮繫有旨輸校操版築之役黃諫嘗為粵聲督工者聞 上召至令陳所為詩皆忠愛語命釋之十一年罷歸田里放迹雲林益肆力學問有輕死生齊物我之意久之召為蘇州府經歷又久之以事謫戍遼東黃曾藍玉題一畫 太祖籍其家見黃所題畫命從之黃臨刑賦詩曰鼉鼓三聲急西山日又斜黃泉無客舍今夜宿誰家 上問監斬指揮孫黃死時何語指揮以此詩對 上怒曰彼有此好詩

沒乃不復奏而殺之何也竟殺指揮門人同邑黎貞者亦奇士時並在戍奉黃樞瘞於安山之陽典衣營其事為文泣祭之番禺趙約稱黃究極天人性命之理濂洛關閩之學為嶺表儒宗嶺表人至今有文學皆自黃倡之

聶大年字大年臨川人一目重瞳穎悟卓絕日記數千言善屬文工詩書得李北海筆法宣德末由經明行修薦授仁和縣學訓導改常州府學再陞仁和教

論士以不得出大年門下爲憾其時多爲諸公稱賞而葉文盛直謂三十來作者絕唱也吏部尚書王直嘗以詩寄錢塘戴文進索畫且自序昔與文進交時嘗戲作一聯至是十年而始成之大年題其後曰公愛文進之畫十年而不忘也使以是心待天下賢士天下寧復有遺才哉語稍聞直景泰六年諸公薦大年與史事徵詣翰林困於讒謗卧病逆旅自度不起援詞於直曰鏡中白髮雖饒我湖上青山欲待誰千

里故人分稟少百年公論蓋棺遲之直得詩泣下曰大年欲吾銘其墓耳明年而大年卒

石匱書曰國初文學宋濂溪劉青田王義烏方正學俱以名位顯而雕蟲小技矣郭文遠以侍從之選載筆供事其一時黼黻王家自不可泯而林子羽以閩中十才子開我一朝風氣與孫仲海之嶺表聶大年之江右無以異也推輪為大輅之始而踵事增華豈得遂忘所自哉

李夢陽何景明康海徐禎卿邊貢顧璘鄭善夫

陳沂朱應登王九思列傳

李夢陽字獻吉陝西慶陽籍河南扶溝人父正為周諸王教授夢陽弱冠就河南試不得名走之陝則陝士且入場夢陽向主司大言曰場未得解元主司試之賦立就收之果得解首連舉進士弘治六年也授戶部主事以次擢郎中十八年應詔上書言今天下為病者二為害者三漸不可長者六書凡五千餘言

其言學賈誼末言壽寧侯驕恣橫暴　上不禮裁非
所以學張氏侯奏辯深詆摘疏中語謂夢陽稱皇后
曰氏是時張皇后擁獨盛皇后母金夫人至為皇后
泣訴　上前　上下夢陽詔獄塞金夫人請而左右
輒秉間言請杖戒使還職　上不聽奪俸而已金夫
人求　上痛治　上推案起曰張氏者槩舉之稱豈
一門皆右也他日謂劉大夏曰左右謂我少杖夢陽
而戒之實欲痛杖之耳吾慮群小乘此困夢陽當是

時也天下以此聖　孝宗皇帝明興詞賦之業館閣諸公咲之曰此火居者耳火居者佛家優婆塞也然夢陽之文詞出風入雅鳳矯龍變而其道大振與同時者何景明徐禎卿邊貢康海而夢陽更以氣節奕奕諸郎閒一日道遇壽寧侯大數罵侯過惡舉鞭鞘擊落侯二齒侯恚忍罷正德初劉瑾用事戶部尚書韓文具疏伏闕疏草出夢陽手瑾銜之械繫夢陽必致之死賴康海救得釋而夢陽一時名重天下瑾誅

起江西提學副使至官謁總制都御史陳金與約曰公奉勑治軍夢陽奉勑治諸生亡涉也諸生有事至官率破例左右之令謁巡按御史長揖毋得跪故事監司五日一會揖御史所夢陽輒不往御史江萬實大不堪夢陽手鋃鐺率諸生往鎖之萬實謹避而已他日淮王之卒有與諸生爭者夢陽笞焉淮王以奏下萬實案驗夢陽因與萬實互訐又下之陳金金以轉屬布政使鄭岳岳方欲為夢陽解而夢陽則又與

爭此時寧庶人宸濠重夢陽甚而岳在官數裁抑庶人庶人憾之因為夢陽執岳吏脅報岳子泓與通賄以奏聞因泓拷治之而參政吳廷舉者請從夢陽為詩夢陽苂弗善不應也至是以職事相左亦上疏論夢陽棄官歸太守劉喬者奸有贓晉死一諸生夢陽持之急喬偽奏章一通以白萬貫曰是李提學偽為公草奏欲劾陳都憲者以示金而怒之於是金不付岳驗還以奏朝廷特遣大理卿燕忠出治夢陽坐繫

廣信獄而諸生擁拯無數忠至群入請曰李提學江西百餘年來未有此人正人君子也明公當為天下扶持之忠曰彼直以文章冒時名耳安得正人君子夫且不講於老氏已召入擬案闡手罵且教之曰足下刻張壽寧劉太監時真男子也此時言知不知皆識足下今胡為此欲上人者於士大夫間夫足下何不講老氏老氏也者守其黑雌以為谿谷忠還奏夢陽欺凌僚屬扶制撫按及岳喬贓私有實皆空罪廷

舉論事過當擅棄官罪次之詔黜岳喬為民岳子泓充戍奪廷舉俸一年而夢陽冠帶閑住夢陽既廢歸居開封從閭里俠少射獵繁吹二臺間自號空同子而海內慕重之方岳部使者過汴亦來造夢陽盧顧夢陽年位不尊往往隅坐客客率怫然去宸濠誅御史周宣追論夢陽陰比反者差之劉養正李士實復坐逮錦衣獄學士楊廷和司寇林俊護持之得免竟以作宸濠陽春書院記削籍自後交游斷絕惟大梁

賈客求文齋金為壽夢陽得金集賓客治供帳園林為富貴容珠驕奢年五十八卒

何景明字仲默信陽人父信渭源驛丞景明八歲能文十二隨父渭源臨洮守李紀奇其才延師敎之師他出景明危坐朗讀如師在守竊窺愛重之召置門下信能詩旣去官紀資助車馬送餞郊亭曰君吾老友今子吾小友也景明年十五舉鄉試第三尚髫丱諸公貴人轉相負視爭睹窗之所至遮觀十九舉進

士與李夢陽邊貢遊語相合其為古文擬於秦漢居
二年授中書舍人會劉瑾用事上書諸大臣言宜自
振立以抑瑾權不用謝病歸踰年免官瑾敗李東陽
薦起舍人直內閣經筵官其友李夢陽坐累江西獄
衆多下石莫肯為直者景明獨上書爭之訟得辨乾
清宮災上言八事不修天變屢作且詆義子不當蓄
宦官不當寵疏留中不下人為之寒心時四方學士
咸願知景明車馬填門巷錢寧欲交驩景明持古畫

求題識曰此名畫不可點污辛不許師御史容兆京
邸中人廖鵬贈之棺景明叱卻之曰吾友生不尚受
豈以死受之哉遂自出金贖之進吏部驗封司員外
郎仍直內閣陞陝西按察司副使政尚嚴務在崇本
起獎士初稍不堪久而安之正德辛巳棄官歸以疾
卒於家所著有何氏集十二論及雍大記景明初與
北地李夢陽創復古學名成之後互相詆諆兩家堅
壘屹不相下於時低頭下拜王渼陂倒前途之戈後

逸麗浮薛西原分北軍之祖則一時之軒輊已明身後之玄黃少息矣乃景明有曰詩溺於陶謝力振之古詩之法亡於謝文靡于隋韓力振之古文之法亡於韓嗚呼詩至於陶謝文至於韓亦可以已矣景明不難以一言抹摋者何也淵明之詩鍾嶸以爲古今隱逸之宗梁昭明以爲跌宕昭彰抑揚爽朗横素波而傍流干青雲而直上評之曰溺於義何居運世遷流風雅代變西京不得不變爲建安太康不得不變

為元嘉康樂之興會標舉寓目即書內無乏思外無遺物正所以暢漢魏之飈流革孫許之風尚今必欲希風枚馬方駕曹劉割時代為鴻溝畫晉宋為毘國徒抱刻舟之愚自違舍筏之論昌黎佐佑六經振起八代文亡於韓有何援據吾不知景明所謂文在何文所謂法在何法也昔賢論景明之剌韓以為大言無當矯誣輕蔑截彼膏盲名為篤論矣李夢陽兩書駁何矛盾互陷獨於斯言了無諍論弘正以後譌謬

之學流為種智後生面目細背不知方向皆景明謬論為之嚆矢也因為景明作傳聊為辨正如此

康海字德涵武功人弘治壬戌廷對第一人授翰林修撰夙稟靈秀不事章句掇採旨奧融通大義而已嘗曰經籍古人之魄也有魂焉吾得其魂爾矣譬之酒善飲者漉其醇不善飲者啜其醨其下則取糟酵焉耳劉瑾用事以海鄉人欲致之海不屈常自疎濶其後李夢陽下獄瑾必欲殺之夢陽之妻弟曰左國

王者年二十餘為書通海劉公方持衡天下必不以私怨殺人且其人生平惜才即殺人必不殺李子公見重於劉公而好李子也重劉公則當匡之為名官官好李子當請劉公生之海謝國王即曰我固自遠於劉太監也乃何惜生李子即上馬馳至瑾門門者阻之海曰我康狀元乃公里人瑾聞即攝衣出迎坐海上坐留海飲海談笑睨瑾曰自古三秦豪傑有幾瑾愕然惟先生教之海曰昔桓溫問王猛三秦豪傑

何以不至猛夙而談世務三秦豪傑舍猛其誰溫闇若此哉瑾向發赤鼓其譏已因問曰於今則幾海默然屈指曰三人爾昔王三原秉銓衡進賢退不肖今則有容勿親信在帝左右瑾意指已轉發喜色因復問曰尚有一人其先生乎無謂王猛在前而吾不識海曰公何謬稱其一人乎今李白也海甲甲耳瑾固問則曰不敢道不敢道昔曹操憎禰衡假手黃祖此奸雄小智李白醉使高力士脫靴可謂輕傲力士力

士脫而不辭容物大度也瑾俛首思曰先生豈謂李夢陽耶此人罪當誅海即起辭曰海不敢道者此也瑾謝曰我知我知公但飲酒明日入奏出夢陽瑾諷海欲以為吏部侍郎海固辭自是時時有匡正而亦自是益親海丁憂還家途遇盜貽書於瑾都御史果知府維皆坐降官奪俸瑾敗坐瑾黨奪官為民海杭行不隨而短於原人亦復繁喙故其所涉毀譽騰既廢益自放於絲竹聲使手抱琵琶和歌也呂柟過

之曰先生何量之褊乎海曰吾故放浪形骸游情酒
佚間患越縱耳猶稱褊哉耕曰先生矩於登仕越於
廢居非褊而何海笑納之海既生夢陽及罹黨禍而
夢陽不為別白反加譏訕故海為中山狼雜劇以刺
夢陽

徐禎卿字昌穀常熟人遷吳縣天性穎異家不畜一
書而無所不通與吳趨唐寅相友善寅薦於沈周楊
循吉由是知名屢臺試不捷感屈子離騷作歎歎集

論者以文章江左家家王炯月楊州樹樹花為集中警句雖沈宋無以加人斷作詩之妙為談藝錄弘治乙丑舉進士除大理寺左寺副乞從南就養當事者坐好異抑之會失因降國子監博士數年不調專精詩學顧璘稱之曰昌穀神清體弱雙瞳爛人幼精文墨著交誠感慕賦諸篇詞旨沉鬱遂闖晉宋之藩凌躐曹魏長宿驚歎號為文雄其詩學上探騷雅下括高岑融會折衷備厥文質遷謫時選其平生所為文

及所著談藝錄曰迪功集長甯見之曰官止是乎年三十三竟死且死其友人視之而泣昌穀嘆曰常事耳禎卿自少與唐寅祝允明文壁齊名號吳中四才子徵仲稱其才特高季特少而著作特妙其持論於唐名家獨喜劉賓客白太傅沈酣六朝散華流豔文章烟月之句至今令人口吻猶香登第之後與北地李獻吉游悔其少作改而趨漢魏盛唐吳中名士頗有邯鄲學步之誚然而標格清妍摛詞婉約絕不染

中原倫父樾才暴兀之習江左風流故自在也但其
生平趨附全注空同欲為其日休龜蒙臨終抱廻功
集付其子曰傳我必獻吉
邊貢字廷實歷城人弱冠舉進士授太常博士孝宗
一日祭貢不與　孝宗曰何不見年少官人耶擢兵
科給事中　孝宗登遐貢劾太監張瑜太醫劉泰高
廷和周樂之誤又劾太監苗逵與保國公朱暉都御
史史琳用兵之失劉瑾擅權貢不能善事顯貴人伺

瑾顏色以太常丞出爲衛輝知府尋改荆州擢山西提學副使丁內外艱六年嘉靖初即家起南太常少卿累太常卿提督四夷館時四夷文字體名地殊八館諸生學無師授貢徵求故譯改正諸文以成一家之學通達人之情累擢南戶部尚書東南財賦以都御史總之轉相疑忌事多格閡貢曰部主會計院主覺察又何妨焉人稱其通練識體尋以病乞歸貢平生癖於求書所畜不啻數萬卷一夕燬於火仰天大

歿曰嗟乎甚於喪我疾遂篤卒年五十七貢美姿鳳流饒吏事所交與皆天下豪傑飲酒酒仚其座客每醉則使兩伎肩臂扶路唱樂觀者如堵了不為怍

顧璘字華玉上元人弱冠舉進士為廣平令陞南吏部主事出知開封府鎮守中官廖堂圖奪自恣璘誒意挫折之堂罷中官王宏代堂語宏曰顧守素與我輩抗惟責守賄責守拜可以難之宏果以二事難璘璘上記巡撫鄧璋曰王宏非法索賄逆茲生之操非

禮責拜擯士夫之體顧棄官去璋留不許遇冬至見宏長揖而已宏誣璘慢勅書侮鎮守賄錦衣朱寧矯詔逮繫錦衣獄鎮撫張璁責璘伏狀璘曰禮迎勅不跪且前有三司後有諸屬何獨責一守也冬至拜鎮守亦無其禮上不見答則下不致恭蓋兩失之鎮撫曰然則誤逮君邪今太監時也君何多言璘曰錦衣詔獄也安得但言時勢不論國法鎮撫以復寧復遣校尉至開封按其他事無所得惟裝池遇多耳竟文

致慢勑罷鐫三級知全州推知台州嘉靖中歷浙江左布政陞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乞終養忤旨落職尋再起巡撫湖廣往時巡撫爲尊重坐治而已即出巡歷必藩臬隨之璘輶軒四遍謝遣藩臬僕從簡約徧邑下鄉不知都御史來也所至勸農根業平繇復稅摘決省徵軌跡夷易而憑軾誦讀撰著亦復不少陞刑部右侍郎改吏部治顯陵承天改工部右侍郎領山陵事進尚書改南京刑部尚書尋落職歸殁於

家璘居恆言士大夫當以心術為本根以倫理為植
幹以學問為菑畬以事業為結寔以文章為花萼其
詩篇清麗文詞雅質多傳於世
鄭善夫字繼之閩縣人初為戶部主事劉瑾用事告
歸築少谷草堂金鰲峰作遲清亭曰俟天下之清也
巖居六載交遊寡絕日晏未炊欣然自適有司勸駕
奮起改禮部員外郎 武宗南巡善夫約諸曹郎伏
闕上疏 上怒杖之闕門罰跪跪時善夫別作諫草

置懷中囑其像曰死爲我出之徼幸得不死居頃之嘆曰世道如此可爲計哉復乞告歸徘徊越山水探天台鴈蕩者久之入武夷山中善夫旣羸善病而好遊佳山水不廢嘉靖改元薦起吏部驗封郎中道病卒善夫交遊盡海內名人其詩規倣少陵兼自時變故寓出憂雖才韻弗克古色精言高映霞表有少谷集行世

陳沂字魯南鄞人正德十二年進士與顧璘王韋稱

金陵三俊改翰林庶吉士除編修尋推侍講經筵講
孟子徒善徒法章末云望　陛下恩溥雨露量閎天
地無知者均沾化育有罪者並荷包容蓋為議禮諸
成諸臣發　上聞沂州名識之五年詔翰林官外任使
習民事沂得江西布政參議從山東參政募耕民與
牛具以救荒饑鉅野盜未發先事捕治之為沂莒諸
州除免馬種薪米運之布諸征按治郡縣之九等賦皆
手自莽注凡所廢興悉切民情上書忤執政坐久不

召竟以山西行太僕寺卿致仕沂穎異發見軀不甚長神采朗秀晔于可照少好蘇氏學人謂其筆勢瀾溢殊類東坡亦自號曰小坡中歲再變其格詩宗盛唐文出入史漢歸於簡古所著有枸虛集

朱應登字升之寶應人弘治己未進士除南京戶部主事出知延平府以副使提學陝西調雲南尋陞布政司左參政罷歸卒應登舉進士年才二十三是時顧璘輩稱江南三才子應登後出遂與齊名執政多

北人忌其文曰此責平天冠者于是凡號文學士率不得列清衘應登為外吏廓落易直恃才傲忽辛於壈挫荒以老顧華玉曰升之才華彪發泉湧錦爛或當人落筆一揮千言旁官奪氣宴次賦詩在座者竟日不得交一言故一時儕友見嫉飛語騰起拂袖歸田益窮詞與以彼易此又豈嫉媢者所能知乎所著有凌溪等集于曰藩亦有名嘉靖中

王九思字敬夫鄠人弘治丙辰進士李東陽當國為

清新流麗之詩和平暢達之文士林宗尚而九思亦
學其體考選庶吉士契東陽意遂得選首授翰林簡
討一時為之語曰上有三老下有三討言其文體一
律也及李夢陽起而倡古文辭九思一洗舊習從之
東陽因呼九思夢陽文為子字服盖以其互稱子為
重也劉瑾調諸翰林為諸曹郎九思得吏部主事歷
文選郎中拒絕請托雖瑾亦不得行瑾誅諸翰林悉
復官東陽以其文異已言官至郎中者可無復九思

仍吏部居頃言官深惡王納誨并劾九思堂上堂下一陝三吏部非瑾黨何從得此堂上謂尚書綵也坐出為壽州同知至則與州人士評說古文辭州人士翕然樂向太監錢寧舊鎮守雲南雲南人苦之及九思居壽之明年朝廷將復遣寧鎮守雲南人群欲阻寧給言其地大霧三朝不見天日而朝議謂如此天變大臣當人人自陳皆內不安往求司禮監言非關大臣蓋緣劉瑾餘黨去之未盡九思仍以瑾黨罷九

思間美風流不羈拘禮節而談咲有韻座有士則言文章座有釋則言禪定座有道則言引導座有農有商則言耕種貨殖以至百工技藝皆隨所見與之談說無不欣快下及艷曲小令亦皆新奇工美極人情之致與康海並名善歌而彈琵琶次之所著有遊春記碧山樂府皆其小令艷曲之行世者也嘉靖初有薦九思纂修實錄者其所同寮吏部摘遊春記巽於當路云記中所借姓名李林甫者指李東陽也楊國

忠者指楊廷和也賈婆婆者指賈詠也坐此竟已九思閑之吏作小詞自嘲云老而喪明四方求文口占授人疾書不給年八十二卒

石匱書曰國朝文運之隆極於弘治一時作者如李空同諸君分驢連軸並稱大家可謂盛矣然奇禍坎壈貧病夭折造化若故抑之以昌其詩文此古人所致慨於王楊盧駱也雖然宗于相曰世間無文章之士則鳳鳥不必鳴岐山而麒麟化為檮杌則文學侍

從之臣詎可一日少哉

羅玘崔銑鄒穆列傳

羅玘字景鳴建昌之南城人玘讀書目數行下文奇崛不可一世屢試於鄉竟無有識之者以粟入胄監時丘文莊為祭酒南士不聽北留玘固請文莊斥之曰若能識幾字而崛強乃爾耶玘大聲曰惟中秘書不讀耳文莊心異識其名於柱已試之六館士無其比文莊嘆曰有士如此而不名薦書誠有司之過也

更命作長安賦賦成以為步兩都遇知學靳贊賞之
成化丙午試京府李文正典試得其文奇之以冠其
經房明年成進士改庶吉士益肆力於古文辭欲自
樹立成一家言同館類皆推遜尋授編修時中官李
廣死言官請廣納賄薄按名鞫治玘上言諸所賄廣
有名官廉恥已掃地矣固不可不治然又不可峻治
盖其間有居部寺之尊有專將帥之寄一旦指其名
而暴之恐啓外夷輕中國之心又人情窘急必於貴

戚近侍鎖判乞哀是滅一李廣又生數李廣也況科

道各有捕風捉影之疑而 陛下尚存投鼠忌器之

意臣願 陛下曲全大體免其指名降旨戒諭使自

引疾求退也或以他事黜其尤甚者庶潛消已成之

黨永絕未起之禍安反側子之心作敢言者之氣時

有預名卿佐以昏夜乞哀壽寧侯不期而會者十三

人故託言及之 上遂寢不治十八年陞侍讀 武

宗嗣位出為留都卿寺歷南吏部右侍郎正德六年

疏請豫建儲貳以繫人心絕覬覦言臣之見左右大臣所共知也百司庶尹言官所共知也閭閻小人外至荒服夷狄所共知也或畏死而不敢言或以非其職而不得以言或卑且遠而不獲以言或懷祿保位而不肯以言甚或乘隙市姦以娛非常之富貴而幸人之不言為己地者焉斯亦可為寒心也哉何也

陛下受 太祖太宗列聖之付託以有天下六年有奇於此矣而地久天長萬壽無疆固將自今始也然

亦必如 祖宗有所付託如 陛下陛下乃無負
祖宗所付託也不知 陛下今所付託者何在耶前
日逆瑾之謀逐榮王借使當時顧命大臣以死助
陛下諍留榮王張綵雖狡彼知有天潢血屬之在肘
腋其敢萌是心乎幸天啓聖衷卒殲滅之瑾滅之後
可保決無瑾乎若綵則今班行中未必無綵也綵殲
膚慮淺其跡易見萬一有操莽者出於其間不知何
以殲之伏望 陛下奮堅宸斷為宗社之計蹤上不

報時李文正在首揆與諸權姦並處不能去且曰調護善類耳其書曰生違教下屢更變故雖嘗貢書然不敢頻頻者恐彼此無益也今則天下皆知忠赤竭矣大事亦無所措手矣易曰不俟終日此言非與彼朝夕獻媚以為當依依者皆為其身謀也不知乃公身集百詬百歲之後史冊書之萬世傳之此輩亦能救之乎白首老生受恩居多致有今日然病亦垂死此而不言誰復言之伏望痛割舊志勇而從之不然

請先削門墻之籍然後公言於衆大加誅伐以彰叛
恩之罪生亦甘心焉文正得書淚下尋以秩滿請老
歸田寧濠剛玘名甚重之致百金為壽玘竄避山中
去家人莫知其處居常自重其文一字不苟過有撰
作嘗棲踞於喬樹之顛霞思天想或時閉坐一室瞑
目運思容有從隙間窺者見其灰槁有死人氣都少
卿穆乞銘其父墓文成語少卿曰吾為此銘瞑去四
五度矣辛贈禮部尚書諡文肅所傳有圭峰稿

崔銑字子鍾河南安陽人弘治壬戌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正德初逆瑾弄權卿佐皆伏謁跪銑遇瑾史館門獨長揖瑾怒目視銑他日諸史官旅見又多長揖瑾益怒謂吏部尚書張綵曰翰林向後生多輕薄如崔銑尤甚瑾意不能釋銑綵曰北方賴此人倡古作樸抑之不可 孝宗實錄成瑾矯旨謂史臣未練政體各陞一級改部屬州縣銑改南京吏部主事銑益喜留都多名士日相集講評經史部有

一二陋政沿為例銑革之主者丐於尚書尚書止之
曰予謫仙也無用為比銑曰何勤非忠何忠非分理
詠召還翰林九載陞侍讀明年請告歸嘉靖改元召
修 武宗實錄充日講尋陞南國子監祭酒大禮議
起抗疏忤 上自分必被逮僅褫其官喜曰天恩浩
蕩得見老父幸矣銑歸杜門著書非用世之學不談
非翼經之文不閱教人讀書曰讀經見諸行事因事
驗其經旨是故卒至不駭可以即變矣邇言不狎可

以出令矣小物克勤可以舉大矣僕婢服義可以使民矣日誦六經不力行得其字耳家居十六年皇太子立起補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夏貴溪耆慕之特過銑談夜分忘歸贈之句曰一字不曾通政府十年始得見先生未幾擢南禮部侍郎以疾請致仕尋卒贈禮部尚書諡文敏銑為人端嚴信與言動有矩時稱一代鉅儒惇古好學為文沉精研思奇崛簡勁讀者或不能句以是頗不見悅於俗而一時朝野諸名士

咸推為大作手所著有松窓寤言讀易餘言中說攷文苑春秋諸書于鍾好劇飲嘗至五鼓踏月長安街席地坐李文正時以元相入朝偶過發遙望之曰非于鍾耶崔便趨至輿傍拱曰老師得少住乎李曰佳便脫衣行觴火城漸繁始分手別崔每一舉百餘觥不醉醉輒呼劉伶小子恨不見我

都穆吳縣人七歲能詩及長不習章句泛濫群籍杜門篤學者幾二十年文名大噪弘治己未進士授工

部主事分理器皿廠廠事故旁午多靡費穆鳩匠會
計小大贏縮惟其舊有不便輒弛去又馬入廨自齎
米蔬廠人極地得金貯之庫有私請者曰若曹何敢
污我已進禮部奉使冊封慶陽王餽遺一無所受便
道躡終南嶺過首陽登華嵩抵少林濯溫泉轉入王
屋砥柱龍門伊闕梧其勝錄之詩歌歸即上書乞骸
骨許之加太僕寺少卿致仕維時京師士大夫見其
歸無留資於橐無田廬園墅於鄉蕭然戒行視棄官

如唾莫不交嘆以為賢於二疏矣時年甫五十四耳
歸而齋居蕭然日事讐討或至忘食輒笑曰天壤間
當不令都生餓死日晏如也吳門有娶婦者夜大風
雨滅燭徧乞火無應者雜然曰南濠都少卿家有讀
書燈在扣其門果得火其老而好學如此卒時六十
有七穆文祖韓歐詩宗陶孟郡人稱為南濠先生行
於世者曰南濠文拔玉壺氷聽雨紀談藏於家者曰
南濠詩畧文畧賓話史外類抄周易攷異金薤琳琅

石匱書曰羅屺為文必棲踞喬樹之顛瞑去四五度方能成句王弇州謂其語只平平亦今之表檄也崔銑下筆奇崛讀者或不能句都穆冥搜遐竒落紙雲烟與屺馳騁中原未知鹿死誰手要皆竒情險句咄咄適人不屑為三君子者亦成其為三君子也已矣

王世貞李攀龍汪道昆宗臣徐中行梁有譽吳國倫列傳

王世貞字元美太倉州人弱冠成進士授刑部主事

閉戶讀書與濟南李攀龍脩復西京大曆以上之詩文名籍籍起公卿間元美恃才豪舉睥睨一世其當官視政府中貴人錦衣帥幸用事者如芻芥不以為意相嵩才而欲致之勿肯就且時有譏詆在酒杯口角間兵部郎楊繼盛論劾嵩下獄世貞納槖饘繼盛妻訟夫冤世貞為草疏繼盛棄西市世貞往哭收殮之嵩乃大恨凡諸郎官有文譽者出為學使吏部上世貞名嵩格之得備兵青州青多盗世貞謂盗不在

遠在左右設計禽之青遂無盜初世貞至官山東諸
公以文士少之及見精嚴練事發奸擿伏如神明大
加歎服嵩聞京師相嵩父子益忌嫉之父忬總督薊
遼鹵闌入秋傷過當 上大怒下獄論死世貞棄官
走長安與其弟儀部郎世懋叩闕請代筆上貴人語
世貞曰此無益適趣乃公死耳世貞世懋日囚服跪
道旁遮諸柄人車搏顙請救諸柄人側目嵩無所敢
言忬竟坐誅世貞世懋適他出聞變奔至西市跪祗

其頸血噀地成坎號跣歸柩倚廬哀痛禫餘猶苴履葛巾為心喪者久之 穆宗踐祚赴闕訟父言狀臣父非 先帝意本相當父子不然何臣父効首功八百餘級不論論灤州虜小入至死伏惟 陛下哀憐詔復忬官此時世貞稍通賓客論文字游山水為園曰弇州客來訪者皆欲之弇園而弇園之名亦聞於天下南北臺省謂世貞父冤雪可官也吏部補世貞備兵大名世貞思痛不出應詔上八事寓書當路此

八事也世貞所以報主矣若官世貞世貞死不敢官
當路強之出而世貞之友有忌世貞者世貞曰夫如
是則仇君且也敢勝崇伯于遷浙江叅政治吳興三
郡吳越新羅兵燹供億繁興民不堪命世貞請汰內
府內官大小監冗食及錦衣諸衛寄籍者事雖不行
竟得除折漕糧十五萬三郡之人以為此廷王使右
賜遷山西廉使聞母病投牒歸中道訃居喪服闋以
為補廣西臬一月入為太僕卿擢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巡撫鄖陽時相者江陵張居正世貞同年友也欲引世貞自近世貞謝唯唯會楚地震世貞引京房占有臣道太盛語又嘗遺京貴人書言江陵淩溪耳目好非社稷福其人世之居正積不平稍遷廷尉京兆以貌示用而竟以浮言嗾之去江陵卒起南京刑部侍郎改南兵部尋遷南大司寇乞休歸尋卒贈太子少保于祭塟當 肅皇帝時海內文學知名士人人自標世貞最後起異才博學橫絕一世其所蒐獵于

史百氏皆以意鎔鍊翕然為一家古今著述之富亡
踰也其詩使事構體不嫌小出入要歸之元氣抉北
大海渟泓中無餖飣蹇促鑱刻深險之態其地望之
高游道之廣聲力氣象能鼓舞翕張海內之豪俊以
死名于其一家之學直千古不廢也客既亡論酒人
詞華緇流羽侶日踵世貞門四方書問往往不絕其
所饋入亦往往緣手散施吐吐盡有時削牘薦人多
者或致千金後生初學得世貞一言品題一面傾吐

則或希聲傳影轉相引重盖嘉靖之初王新建以講學開門能鼓一世而從之而當世貞之身士人風尚大類其時客或故於廣衆坐中字世貞示親暱而黠者或陰持幕中嚬笑私語賣世貞世貞恩及人而人不知醉罵人而人反思之世貞語其子曰吾自束髮即負大恚既舉進士有所見聞即負大憤庚戌以後虜入都門即負大慮己未以後家難作矣即負大痛隆慶戊辰以後有所迫而不能守匹夫之節即負大

慙庚辰以後入於悟門悟前之懵也即負大悔吾他無深嗜嗜讀書詩文及酒酒損吾德而幽懣之際亦復賴以活詩文稍益吾身後而實小人且吾以酒得生以生得譏以詩文得譽以譽得謗以譏謗得挫挫之與譏謗也蓋天所以憐我而我之所自觧於辟也

世懋字敬美既晩出遊於其兄諸子間其為文章稜稜有氣岸諸子命之曰小美仕至南太常少卿小美之為仕也好為條教煩而不至瑣由暢物情而能因

事為功世貞子士騏亦舉進士仕吏部郎

李攀龍字于鱗歷城人自其為諸生厭薄佔俾嘐嘐古文詞學中第于指目為狂攀龍曰吾而不狂誰當狂者既舉進士授刑部主事晉員外郎中刑曹多暇諸郎徵逐奕飲而攀龍獨與同舍郎王世貞徐中行梁有譽與考功郎宗臣等修詞賦之業揚扢切劇號為五子其後中書舍人吳國倫入社稱六子臨清布衣謝茂榛間與會或曰七子攀龍論紀述之文厄於

東京班氏姑其狡狡者爾其所結撰摹倣尚書莊左檀弓攷工司馬擬其菁華而襲其言詞湊合鉤劃嶢劇鬱突條貫失理至於不可眕測莫不聱牙幅心操觚之士驟然讀之莫知其所發端與其所收止而翔躍鏘鳴恠色潤光不可掩抑至所論詩謂兩京逮唐大曆代有降而體不沿格有變而才各至於法不必有所增損而但出其中情解語兼綴而全收之一時名攀龍文駭賞相半至於詩靡間言也出為順德知

府謝咨無所逢迎手削牘臺使者牘率古文辭臺使者謂其名髙也居一年不報最久之政聲流聞三輔前後揭薦亡慮數十滿攷擢陝西提學副使其鄉人為陝廵撫檄攀龍作文攀龍曰文可檄耶拂衣歸於濟南郡東三十里許構樓居之名其樓曰白雪其地鮑城前望秦歷西北眺華不注諸山大河清河交絡其下左眺長白平陵之野海氣所際諸公屏息于旄納屨於戶攀龍悉謝不通去亦無所報第日與友人

長史許邦才大學士殿士儋雖飲劇集而諸公謂攀龍簡貴攀龍傲睨自若也一日王世貞陛山東副使至濟上攀龍𤇆豚候田間出蟹胥佐酹劇談罄一壺漏且盡攀龍睨且謂曰吾起山東農夫獨好為文章恨不得一當古作者幸與足下當中原並驅一掃萬古柰何不更評推所至今百歲後傳耳者雌黄也王君足下請為世人贋之吾於騷賦未及為耳為者不讓足下吾擬古樂府少不合者足下時一離之離者

離而合也實不能勝足下吾五言古不能多足下多乃不勝我歌行其有闇乎吾以句若以篇諸近體靡不敵者謂絕句不如我妄七言律遂過足下一等足下無神境吾無凡境矣世貞前謝曰吾於足下即小進固雁行也豈敢以秦齊之賦而匹盟主吾為歌行若以句權字衡不如子遠矣雖然子有待吾無待也子雪之月也吾風行水也更子而千篇乎無極我之變然使加我十年吾不能長有于境矣攀龍曰善請

言文曰予匠心而材古者也工極矣予之錯於材也世無通於古者以故無稱予亦無稱我然而世之疑予也甚於我即百千萬年其疑予也又甚於我雖然謂予愉勝我者獨予乎我心耳攀龍大悅更起迭爲壽又一日攀龍因酒踞謂世貞曰夫天地偶而物無孤美者於人亦然孔氏之世乃有左丘明世貞瞪目不答攀龍遽曰吾失言有老耼耳隆慶初攀龍薦起浙江副使俄遷左叅政又遷河南按察使中州士大

夫剛攀龍來鼓舞相慶而攀龍亦能推元為和方圓互見容稍稍進亡何以母喪歸病心恭卒年五十七所著滄溟集二十卷行於世

汪道昆字伯玉歙人嘉靖乙未進士知義烏縣事有異政嘗宵夢練衣人懇簾下且里正白婦自經者詰曰夫非貌寢而衣練者耶廉之竟抵法境以為神進戶部主事改職方歷武選郎時歷下李攀龍東吳王世貞為文章倡和諸名士皆守曹即相與脩西京大

曆業無不傾重道昆其文曰閩愽力追古作者海內知與不知咸稱慕之出守襄陽政多德惠人以比羊祜山濤會海寇躪閩浙忌者以其優文絀武推閩副憲備兵福寧歘以困之至則討軍實修戰守其悍卒以庚癸譟脅閩府去馳入軍數責之衆懾服不敢動戮首事以殉令始肅壬戌倭據閩横嶼為巢沿海城堡相繼陷興化府城亦陷全閩大震將軍戚繼光將浙步兵八千赴援繼光有良將才道昆一見與深相

結運籌决策先後蕩掃賊巢收復郡縣城堡鹵斬三千餘級奪回男女輜重無算倭自是不復向閩幕府上功狀首列道昆九四受白金文綺超擢按察使特勅盡護八閩軍旋晉右僉都開府閩距為守僅三匝期海寇劇賊次第芟除閩始大定尋以人言請告隆慶庚午起撫治鄖陽旋進副都撫楚鄖楚之治不異閩進兵部右侍郎閱視薊遼酌額餉裁浮費歲省二十萬緡萬曆癸酉轉左侍郎時江陵柄國與道昆同

年友意不相下遂請終養歸奉父母數年盡色養親喪哀毀踰禮撫弟道貫竭友愛考績任子推與弟弟病瘻臥起與俱出游必昇從人服其孝友為文高擅一世與弇州並稱晚號函翁將著函三子取三不朽義上揭性命中明經濟下要百家之歸未就卒所著太函集副墨若干卷行世卒年六十有九嘉靖末歷下瑯琊桴鞅詞苑道昆慕好之亦刻鏤為古文辭而海內未有聞也萬曆初江陵為權相其太公七十稱

壽朝士爭為頌美之詞元美伯玉皆江陵同年進士成有文稱壽而伯玉之文獨深當江陵意以此得幸於江陵元美乃遷就其辭著執苑卮言曰文煩而有法者于鱗文簡而有法者伯玉伯玉之名從此起矣厥後名位相當聲稱相軋海內之山人詞客望氣噉名者不東之婁水則西之谼中或以其官稱之曰兩司馬昔之兩司馬以姓也今以官元美亦心厭之而無以禁也元美晚年嘗私語所親吾心知績溪之功

為華亭所壓而不能向其枉心薄新安之文為江陵
所脅而不能正其亂此生平兩違心事也
宗臣字子相號方城直隸興化人嘉靖癸丑進士授
刑部主事太宰李默奇之調為其屬得考功恬靜無
事日夜與其舊曹李于鱗王元美徐子與相切劘為
古文詞竟以湛思咯血謝病歸病少可築室於所為
百花洲者讀書其中不復問世事居二載李太宰復
入政府移書敦迫不獲已為强起補考功二月而調

文選稽勳郎中臣強斂於職不廢時時傳其長有所推進而其好為古文辭日益甚會太宰與相齮齕忌見法而臣又嘗聘故楊忠愍嵩益啣之幾用考功令斥之會有赦者出為福建叅議比至旋有倭難守城之西偶鄉民襁負求入者幾萬人戒門者內之入甫畢賊至先求得善火具者百人手白金人為勞且約曰俟吾鼓而俱發不然毋動也賊輕城無兵凌埤睨魚貫以進鼓之火具累百發洞中賊死者無算遂潰

去督府檄護狼兵歸乃下令曰吾日一酒食犒若若不歸伍宿吾不止寢也夫法不能貸若矣竟度嶺無敢譁者遷督學副使每校士坐堂皇上取試題為程義以夕反旦閱卷以又次日進退諸生無不人人厭服已徐出所為程義示之又無不人人心折也既精強於其職而臺使者諸司道大夫以文章造請者填委又以其間劇意騷雅謳唫非兩夜不已遂寢瘵日以亟疾革衣冠坐廳事手書三詩於帙飄飄然有御

風凌霄意已擲筆而逝。才氣橫放雄厲莫得而羈

放務出意象之表以自愉快寧玦而璧寧蹶而千里

至於論說千古成敗慷慨擊節幾令懦夫可奮而為

賁育矣年僅三十六

徐中行字子與長興人白晳豐下美言笑樂交游為

諸生宴甚然出必著鮮好衣顧應祥識之曰貴人也

妻以甥女楊氏中行既舉鄉薦學古文詞前輩劉麟

與為忘年交十年成進士授刑部主事會應祥為刑

部尚書奇攀龍與世貞文使之納交中行見二子而
大悦聚首刻勵一意行其說攀龍峻潔寡合而中行
居諸子間最名樂易山人墨客纂而願交者一無所
拒益與惟決傾貲贈遺至假貸為客費出知汀州府
遭喪服闋再補汝寧竟用郎時賓客為奸利考察論
謫家居顧其客日益進中行雖坐客受官謗亦不以
其故謝避常為書與弇州曰山栖中市朝書畫商賈
杯酒中地獄奸客中苦海皆是勝事雅會而因多業

障若官治薄書者市朝商旅之券課地獄苦海之案牘也吾所煩得亦落以無智故任之耳中行既不謝避客客有求見者悉得其所欲中行所饌客但取咄嗟辦悵罍耻耳其酒態頽唐諧調恍客欺之以言而不疑迫之以煩而不焦酬之以負恩而不怒客有求其尺牘爲先客雖數十函無怯倦制度不能中客欲而猶強應之曰柰何使其有慚色中行既善待客客亦畢其技力佐中行中行名亦用客益盛而諸公皆

歎中行至性過人風流被物矣中行自謫起屢遷至江西左布政使所治皆有治行其文步趨古昔所立卓爾詩格高逸近體宏麗而悲壯妻楊氏婉不予世

梁有譽字公實順德人父世驃御史有譽秀穎日誦數千言長益湛思百氏嘉靖庚戌以進士授刑部主事李攀龍輩結社為聲詩稱五子有譽業先成家嚴世蕃欲親有譽有譽恥為褻狎遂謝病歸里與黎民表約游羅浮觀滄海日出海颶大作宿田舍者三夕

意盡賦詩而歸中寒病作遂不起年三十六有譽少
師事王才伯從游最久通籍後始復與王李結社其
為詩詞意婉約殊有風人之致

吳國倫字明卿興國人嘉靖己酉舉湖廣鄉試第一
明年成進士授中書舍人選補兵科給事中楊繼盛
之戮國倫倡衆賻送嚴嵩銜之坐他事謫江西按察
知事量移南康府推官再移歸德居二載棄去治田
下雉嵩敗就家起建寧府同知稍遷知邵武府擢貴

州提學副使再遷河南左參政罷國倫識高氣峻不能迎合而閣議坦懷未嘗有所矯飾其始起以才子得名京師遂徧海內宦遊在所懷刺過從挾所著作注籍賓館甚衆家居踰歲從游奄至乃拓湖漥營北園列亭環卉穿治構梁當園之中叠石為洞名曰甀甀燕賓之餘獨坐吟誦暢然得意或夜泛舟入甬川湖載筊載歌與月出沒賓從雖衆才品臚分不使凡流猥參高會就坐禮畢飛觥錯行善謔解頤清謳驚

聽已復自起捲簾過鼓家僮從傍橫奏朗笛風流不減古人與桂林張鳴鳳相善國倫嘗出所撰著屬鳴鳳較理且謗以恣所譏刺鳴鳳輒論六子得失其器曰子相倚而不深公實嚴而不壯蓋靈莽優偪則然于鱗嶽挺雲端元美海涵天際乍望令人辟易闇與公遇氣勢相壓公徐逞沉思鬱致洋溢以進猶之組繡各出所執而神采煥發終獨遜公如五七言律高出其上文則元美閎博自擅以公典雅適足抗衡于

麟學語史漢間不醇之撥而苦是矜乃詩頗獨有齊氣予與朗倦似其爲人然倡和裁堪託乘不能過也國倫蹶然起曰何期今日復睹典論有觚甑祠稿前後數百卷行世

石匱書曰中原七才子橫行天下海以內幾無文章焉皆其氣燄足以取之也自王李死而氣燄漸剝落其聲[價]亦漸減焉余讀四部稿及白雪樓集弇州學史而史學左而左學駁而駁學予而予直書麓中一大

盜俠耳，其手眼不自出焉，故勿貴也，于鱗故棘其字棘其句作澁拗體，亦所謂學雄而雄者也，如食澁李酸楂，喀喀殊不快人意，當時四部稿初出，臨川湯若士塗抹之曰莫學王弇州以捫腹欺人，其然豈其然乎，

高叔嗣陳束列傳

高叔嗣字子業，祥符人，嘉靖二年進士，授工部主事，改吏部稽勲，歷員外郎中，告歸，三年仍起前官，出為

山西參政陞湖廣按察使卒年三十有七子業闢毛逆生來髮就傅年十六著申情賦萬言十八舉於鄉居官數忤時宰引疾里居參晉藩乞休者再竟歿於楚自訂其詩文曰蘇門集明州陳束為之序曰洪武初沿襲元體頗存纖詞則高楊為之冠成化以來海內穌豫喜為流易則李謝為之宗弘治力振古風一變而為杜詩則李何為之倡嘉靖初元後生靈秀稍稍厭棄更為初唐之體家相凌競彬彬盛矣然而作

非神鮮傳同耳食得失之致亦畧可言乎美有振古之才故雜陳漢晉之詞而出入正變初唐襲隋梁之後故風神初振而縟靡未刊今無其才而習其變則其聲粗厲而畔規不得其神而舉其詞則其聲闡緩而無當彼我異觀豈不更相發也乎業謝絕品流因心師古每有屬綴佇興而就寧復羼闒不為淺易往往直舉胸情獨妙閑曠有蘇州之沖澹兼曲江之沉雅體王孟之清適具岑高之悲壯詞質而腴興近而

遠洋洋乎斯可謂之詩也子業少受知于李獻吉弱冠登朝薛君采一見歎服詩以清新婉約為宗未嘗登壇樹幟與獻吉分别淄澠固已深懲洗拆之病而力砭其膏肓矣李中麓曰何李雖似大家去唐却遠蘇門雖云小就去唐却近王元美評其詩如高山鼓琴沈思忽往木葉盡脫石氣自青又如衛洗馬言愁憔悴婉篤令人心折

陳束字約之鄞縣人嘉靖己丑進士選翰林院庶吉

士調禮部主事改編修出為湖廣僉事分司辰沅遷福建提學副使改河南卒于官年三十有三未自入中秘與唐應德王道思諸人刻勵為古學張聰桂萼受　上殊寵朝士咸奔走來獨不往歲時上壽遣吏投刺馳馬過其門諸老恨之呼為輕薄小黃毛出之外藩擯置五溪蠻夷之地以重困之稍遷視學洊更繁劇憤懣無聊再疏求去不得縱酒屬疾嘔血數升而死應德與熊叔柳不遠千里哭其喪于鄞刻其遺

文而皇甫子循為序謂早鑄四傑晚鎔二張遒軫平
原睎駕康樂而唐元薦論本朝之詩則曰明詩莫盛
於弘治藝苑則李懷麓張滄洲為赤幟而和者多失
于流易山林則陳白沙莊定山為白眉而議者或以
為旁門李何一出變而學杜正變雲擾剽竊雷同比
興漸微風騷日遠蔽其偏者唐應德也嘉靖初更為
六朝初唐而纖豔不逞闡緩無當作非神解傳同耳
食議其後者陳約之也約之初與應德輩倡為初唐

以矯李何之弊晚而稍厭縟靡心折于蘇門以元薦之論合于約之藴門之序弘嘉之間文章升降之幾會畧可覩矣

石匱書曰楊子雲無桓君山則太玄不傳左太冲無皇甫士安則三都不著盖豐城劔非得華陰士爲之拂拭則其光怪不能即發也吾明如王弇州之於李滄溟袁六休之於徐青藤非藝林之前鑒乎吾故於陳約之之序高于業唐元薦之論陳約之而知二人

之名之所由成也近世有高才傑作人且妬之嫉之甚至於欲割欲殺如所云我見獨憐才者能有幾人哉對此三歎